

半亩黄土地

宗满德 著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菜 花 藤



我的乡村

- 3/浴之三题
- 9/绵 土
- 11/故 乡
- 14/父亲二题
- 19/野果野菜
- 25/回 家
- 29/阳光温暖的地方
- 32/村子的胎记
- 34/水
- 37/布 鞋
- 39/草 绳
- 41/冷 水
- 43/麦草垛
- 44/山 草
- 46/石 磨
- 48/土 炕
- 51/筷 子

53/路
55/村 子
57/驯 鹰
60/阡 树
63/春天的呼吸
66/早 春
69/鸟 鸣
71/草的一些事情
73/残阳如血
75/三月的栅栏
78/月 影
80/秋
82/品 味
84/老榆树
88/井
93/初识秦王川
98/华家岭
100/黄土地的脉息
102/脚 印
104/扫 帚
107/过 河
109/小 屋
111/眼 睛

乡土人物

115/父 亲



樹 栢



- 119/阿 三
121/多 哥
123/凤老汉
125/尕大夫
127/狗 宝
129/姐 姐
132/酒 痞
134/马 爷
136/老 吕
140/山 娃
142/石 匠
145/郑 三
147/五 娘
150/鹰 眼
152/乞 者
154/过 客
156/两个老师
160/瞎 子
162/山 说
165/其实,我没有撒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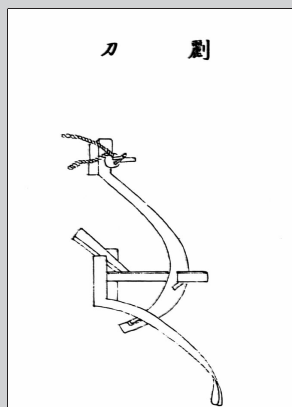
乡野生灵

- 171/秋天的昆虫
174/叫 驴
175/草 蛇
177/黄 狗

180/老 鹰
182/青 蛙
184/猫
186/燕 子
188/母 鸡
191/母性的狼
194/一只鸟儿死了
197/鸦 殇
200/狗 殇
209/鸽 殇
213/鸡 德
215/喜鹊和猫的故事

乡村夜话

221/两条脱网的鱼
223/我总是想得很善良
225/窗子·镜子·杯子
228/空瓶子·空椅子·空房子
230/裸 雪
232/癩 疤
235/爆 竹
237/房 子
239/痕 迹
240/口 袋
242/扣 子
244/睁开眼睛



245/闲话蚊蝇

249/日 子

250/地平线

252/影 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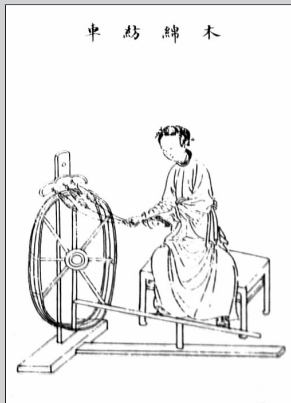
254/土 话

256/土墙下的第一缕阳光

257/门

259/呼唤春天

261/后 记



我的乡村



浴之三题

土 浴

山里的农民浑身散发着土的味道,哈一口气出来的也是土腥气。

恋土是农民的本性。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,这是农民的职业。摸透了土的脾性,把生土一遍一遍地犁熟,把熟土一遍一遍地务劳成肥沃的麦田。让土地长出庄稼,长出收获,长出精神,长出生命。

恋土是农民的天性。小时候常受爷爷的使唤:这几天嘴里甜甜的,到那土坎上掰一块咸土来,我嚼一嚼。爷爷说咸盐土有营养。在他看来,有味道的土胜过于酪。山村里平时难得吃上好东西,过节时孩子们才有肉吃。一块好大的肥肉,夹在筷子上突突地跳着,没放到嘴里却从筷子间滑落了,掉到地上。我的眼睛盯着地上的肉,涎水悄悄地往肚里咽。父亲说,拾起来吃上,就调了点土,很干净的。哪个人一天不吃二两土!看这脸,古铜色的,就是生下来在肉里头拌了些土,才长成的“健康色”。那时山里的孩子生下来往往先用细绸一样的黄绵土从头到脚“洗”一遍,去除掉胎里带来的阴湿气,裹上一片绵软的土布,才送到母亲怀里喂奶。三天

后,烧一盆温水洗一下,名曰“洗三”。这黄土自然渗透到一个人稚嫩的皮肉里头去了,从此这生命也就在土与水的黄土地上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。这之前,爷爷、奶奶们嘴角虽然挂着微笑,但面对人们的祝福,总说“谁知道成不成人哩”。

山里的农民对土比亲生儿子还要亲。打从娘怀里钻出来,就在土里头滚打。在土里学会爬,学会玩,学会走路。干土是乡里人的护肤膏,泥土是乡里人的防晒霜。躺在地上打几个滚,就是洗了一个热土澡。孩子们在泥土中玩耍,浑身糊上泥巴和泥水,就是把细嫩的肌肤用这特殊的药水浸泡了一遍,强身健体。及至长大,在土地上劳作,一镐一锹,一锄一犁,让土地生金,让土熔铸生命,让生命养肥土地。土就是生命的肌肤和血肉。生命就在土地上生长,命运这棵大树的根系就在土中延伸,发达,消长,衰亡,演绎或悲或喜,或充实或空虚的故事。

中午,炽热的阳光照射着大地。孩子们脱掉鞋,脱掉袜,光着厚实的脚板,踏着火热的土地,追逐嬉闹。热气从地底下冒出来,热透肌肤、血肉、筋骨,融注到血液里,冲上脑门,挂在发梢,热汗一滴一滴滚下来,落到热烘烘的地上,“嗤”地冒一丝热气,倏地被土地吃进去。这时候,收割的麦子上场了,正等着打碾。庄稼汉们抬起头来看一看火球一般的太阳,情不自禁地赞叹:“多好的天气!”山里人的热烈与质朴,率真和执著,被这烘烘的热气捆绑起来,倾注在这热烈而厚实的土地上,就如结结实实的麦捆子将饱满的麦穗子捆起来,扎扎实实地立在肥沃的田里一般。厚重的黄土底下埋着阴气,需要曝晒,让阴气散发。农民的心里也窝着一些浊气,需要在晴天丽日下挥发。

土里面长大的山里娃,土地上累弯了腰的庄稼汉,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,一丝热气也要借着土的根脉,方能耗尽。山里人讲

究,人咽下最后一口气,穿上去另一个世界旅行的新衣,也要沾上一点故乡土。入殓下葬,开棺验位,还要在胸膛上压上一锹故乡土。这故乡土啊,是亲人们贴到亡人身上的标签,是人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土浴。这是对于死者的祝福吧,如果有来世,这亡人就能呼吸故乡的气息,就不会忘却回到故乡的小路。

这土浴,从生之头洗到生之尾,生生不息。

草 浴

草是大地的衣裳。冬天,山坡被冷风吹瘦了,枯黄的草贴着地面,虽在寒风里发抖打战,依然把这冻僵的土地呵护着。草努力着,挣扎着,干枯的身躯连成一片,就成了一道道钢铁的栅栏,就可以抵御咆哮的风雪。山终于没有被冻死,在带着雪粒儿的春风中苏醒了。草芽儿们睁开了嫩绿的眼睛,用风的针、阳光的线,把山坡上的破衣烂衫,一针一线地缝起来。于是,山坡上便铺满了软绵绵的绿绒毯。

下了雨,草尖儿上缀满了绿珠,像深邃的夜空挂满了星星,闪着亮光,映着人影儿。这时候,驱赶着一群羊牛,走上山坡,让牛羊吃草,这牛羊的眼睛里也发着绿茵茵的光。扔掉放牛鞭,小心地折一根草茎儿,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,品尝,就有一种香甜沁入肺腑。爬在草坡上,侧耳谛听,草发出喀吧喀吧的拔节声,正长得欢呢;又仿佛听到草在说话,正开会议论着什么。禁不住这绿的诱惑,趁着荒野无人,赶紧拔掉纽扣,脱下衣裤,紧紧地贴着草,打几个滚、翻几个跟斗,运足了心力,深深地亲吻着草尖儿,吻着草茎儿,吻着草根儿,宛如拥抱心爱的女人,亲吻亲爱的母亲!全身的肌肤紧紧地与草融在一起,全身的血液浸透了草汪汪的绿色,连呼吸也一丝一息吐纳着绿色的气息。满眼的绿注满了心田,盈盈的,几乎要从心

尖儿上溢出来,说不出哪里是草,哪里是牛羊,此刻的我仿佛也是草中的一员了。我的心旌无风而摇动,痴想着哪一天真要有什么魔法,将我摇身一变而跻身于这草之林。

小时候,这绿草浴是我每每争着放牧牛羊而上山去的最大理由,而这草浴又使我对于山野、对于草产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美感,且深深地植根于心底。及至长大,虽一步一步地远离这山、这草而去,可这情感却如一根挣不断摆不脱的丝线,将我的心牢牢地拴住,即使在他乡异地的睡梦中也常常将我牵回故乡的山野,曾几次试图与那草对话,倾谈。但这一梦想总被严酷的现实击碎,故乡的山一年瘦过一年,眼睁睁地看着养不活那满坡的野草。叫不上名的草一茬一茬地被刈割,被干热的风吹折。在连年的干旱中,草一批又一批地枯死,断子绝孙,连个影子也寻不着了。正如一大批一大批的物种,先是濒临灭绝,继而绝种一般不见了踪迹,在这过程之中,谁又曾仔细地聆听过不起眼的野草最先发出的哀叹?

草是山的精灵,山的精神。假若真能轮回,草肯定会举起斧钺砍下人的头颅。因为我在梦中有一次听到草咬牙切齿的诅咒,真真切切。我为失掉我的浴场而失望而愤恨,我能变成一株装点这瘦而病着的山坡的草吗?

炕 浴

老屋里的土炕,热烘烘的,坐上去,一股暖流从炕底下升上来,向上喷涌着,流遍全身。这时候,我才感觉到真正回到了家。

火炕是农民的土暖气。山里头,天寒,风硬,冷气重。冬季,天黑得很早,夜就很长。山里人夜晚没事,串个门,三五人聚在一起,上炕,盘腿,喝几壶酩酊的老茯茶,扯些淡话。没有主题,也没有主讲,说到高兴处,哈哈大笑,扯到哪根生气的筋,“呸呸”啐两口唾

沫,骂几句娘,狠狠地吸几口纸烟,吐一口浊气。有话头,在热炕头上多坐一会儿;没话头,拉几句家长里短,各回各的家,各焐各的热炕头。各家里早早坚持不住的火炉子,自然也就打着哈欠发些余热,慢慢地闭上眼,睡着了。这一夜怎么过,山里人自有暖身的办法。把土炕用牛粪、用麦秸、用火炉里燃不着的废煤,烧得热热的,把炕洞门封得死死的,不叫一丝儿热气跑冒滴漏。土炕要占去房子的一半或三分之一,烧热了,就是一个很大的暖气片。炕烫,屋热,人暖,漫长的冬夜自然好过。深夜,屋外常常寒风呼啸,可每一个农家院里都打着热乎乎的鼾声。

火炕又是农民的家庭病房。庄稼汉常年风里来雨里去,头疼脑热,腰酸腿困,风湿关节,跌打损伤,积劳成疾。小病常常挨着,养成大病,起不了身再去医院看看,能治则治,不能治则回家养着,看能病成啥样,看能睡到哪天。这热乎乎的火炕就是庄稼汉群防群治的病床,就是祖传下来医治百病的偏方。肚子疼了,爬上去焐一焐;腰腿酸了,浑身的关节疼了,躺上去烘一烘;着凉发烧了,喝一碗热腾腾的姜汤,蒙在热炕上,出一身臭汗,下地继续干活。累极了困极了,钻进热烘烘的被窝,呼呼地睡一觉,困乏自然消失,精神重又振作。这热炕是庄稼汉自己开设的门诊病房,是热身暖心的温床。

热炕还是农民的桑拿房。城里人有条件洗桑拿,蹲蒸房,庄稼汉也自有庄稼汉的好办法。雨雪天里,给火炕多加点煤和柴,烧得旺旺的。把厚厚的棉被焐得烫烫的,把衣服脱得光光的,哧溜一下钻进去,先爬着烘肚子,再躺下来烤后背,前心后心都热个透,从骨缝里头烘出一身臭汗,上上下下搓一遍,黑黑的垢痂卷着卷儿往下掉,前前后后敲打敲打热透了、红透了的肌肤,“呸呸”吹两口臭气,用黑而粗的手掌啪啪啦啦几下,把黑压压的垢痂扫到炕头下,搂着伴儿美美地睡一觉,昏天黑地,管他冬夏春秋还是白日黑夜,舒坦

就是了。

如今山里面时风日新,这土炕自然被当作老古董,日渐抛弃。但这火炕是一种情结。我几次请年迈的母亲到县城居住,可她总是不愿意。话说尽了,母亲终于说出了个中缘由:“娃,我乐意到城里去享几天清福,可那木板床就是睡不惯。电褥子也是好东西,可我睡上去口干舌燥,难受哩。又不能把火炕背上!”这几年,拆了土炕而又消受不住电褥子的人们,又盘起了土炕。这新的土炕镶了个木的边,做了个木板床的假样儿,其实骨子里还是个厚实而火热的土炕,还是那个老东西。经验告诉人们,老的东西并不一定坏。适应了的东西,要用一种新的东西替换它,不那么容易,也不一定非此不可。这些年来,一些脑子活的人,揣摸透了城里人的心思,把这土炕修整得既受用又耐看,想着法儿引导城里面的人进山,名曰“民俗风情游”或“农家乐”,教他们如何炕浴,尽享一时之乐。这暖烘烘的土炕热着游人的身,也暖着山里人的心。

绵 土

绵土是这样一种土：在深厚的黄土地上，人畜践踏过，植物生长过，干了湿，湿了又干，结成块，又碎成细末，反反复复，被千年百年的阳光晒熟了，烤焦了，在正午的热风拂动下，像炒面一样，流动着，黄澄澄的，抓一把像水一样从指缝中流走了。没有土的质感，似乎是风化了了的肌肤，细软的锦缎。而瘦土看起来虽比绵土细一点，但它是碱化了的土。哪里有盐碱地，哪里的土坎下就有瘦土。一粒一粒的，放在手心里像食盐一样硌皮肤。春天的牛羊们吃了青草，嘴里甜甜的，牙齿痒痒的，就去啃土坑上的盐巴，吃土坑下的瘦土。而人们则是不屑一顾的。

绵土是可养人的。村里的人生病了，常年卧床，长褥疮了，找一些绵土来，用针眼儿般的筛子筛一筛，铺在身下，绵绵的，是一床松软的褥子。换几次这样的土，褥疮就好了。村里的人们常用这样的办法护养病人。村妇要生孩子了，临盆之初抽去毛毡、揭掉竹席，在热烘烘的土炕上，铺一层绵土，就是产床。婴儿呱呱坠地了，抓几把绵土在稚嫩的皮肤上上上下下地搓一搓，洗个澡，干干爽爽地送到母亲的怀抱中，吮吸甜蜜的乳汁。许多的孩子就在这土中生土中长，在这土里摸爬滚打。及至长大，即使远走高飞，客死他乡，也是土里来土里去，一把骨头也要回到绵土中来。也因此，绵土有一种

永远醉心的肌肤味和亲切感,虽是平淡得如东升西落的阳光,却是穿透肌骨,渗入骨髓之中的。

绵土是熟透了的,也是肥沃的。山坡上、田地里表层覆盖着的,涵养水分和养料的,孕育种子和生命的,护养植物新芽的,是绵土。冬天里,绵土结成厚实的棉被包裹大地;春天到了,百草新发,庄稼新绿,牛羊欢叫,寂寂的绵土涌动起来,活泛了。不管地底下是坚硬的岩石,还是无价的宝藏,装点地面的是这一层细密的绵土。流失了绵土就是流失了孕育生命和希望的水土。绵土平平淡淡,而绿色的大地离不开它。

我生长在绵土里,如今离开绵土窝窝也有一二十年了。住的是钢筋铁骨的楼房,走的是坚硬的沥青石子路,身上闻不到一丝绵土的味道。但我始终深深地体味到血液里跳动着绵土的音符,骨子里潜藏着绵土的气质。

故 乡

从县城到生我养我的小山村,百八十里路,一半是弯弯曲曲的省级公路,铺了沥青油面,行车却也顺当;另一半则是蜿蜒曲折的山路,翻一座很高的山,趟一条曲曲折折的沟。整个行程需要大半天的时间。前些年,这一半的山路全要步行,是要花掉一整天的时间,且非筋疲力尽不行。现在一条简易公路可直达家门口,回家的心情自然更迫切,行程更顺当了。这几天淫雨霏霏,更念家中老母,于是冒雨驱车回到了乡村。家中小弟盖起了几间新房,正在拆毁年久失修的老屋,那些风雨剥蚀的断墙被崭新的砖墙代替了,半朽的木门不见了。

突然,我想什么时候也能毁灭掉那些记忆底片上破败的童年印象呢,即使不能重新摄取和冲印?

我已经不能确切地说清楚第一次从乡下到县城是十几岁的时候了,总之那是在一个炎炎的夏日。生产队里要选调几个人往县城送生猪,我恰好闲在家里,便被选中。要上路了,五六个人驱赶着七八十头猪,吭吭哧哧地走,中途在一个叫高邮坡的小村庄住了一宿,第二天下午便到目的地,办了交验手续,跟着熟识的人进城逛街。这所谓县城也无非是东西南北四条尘土飞扬的街道,只有一栋二层楼矗立在大什字边上证明着这确乎是一座县城。东关的刀削

面据说很好吃,可是谁也没有粮票,只能寻到店门前看一看而已。未了,像一根稻草随风飘移,逛荡了一阵回到下榻的车马店,跳到土炕上,钻到被窝筒里就着开水嚼干馍,然后蒙头便睡,第二天打道回府,如此而已。这第一次的进县城,现在回想起来很落寞很失望。后来在县城住家了,儿时的伙伴们很是羡慕,以为很是荣光的事,但对于我却显得不怎么自在,常觉得留在县城里的只是我生命的影子,而魂灵却深深地烙在故乡的土地上牵不走抹不掉的。

正当我滞留在记忆的底片上的时候,黄昏的时光静静地流泻过来像一条忧郁的河,漫漶而沉重,湮没了小山村。我挣脱了母亲的手,只身出门,踏着泥泞,徘徊在故乡一条狭小的高低不平的村中道上。

山村依旧,房舍依旧,道路依旧,村中的老榆树依旧。炊烟四起,在村庄上空形成了一层薄雾,如轻纱一般笼罩着,整个村庄就像坠入梦中睡着。牛羊牧归,从四面八方涌进村子,叫唤着,奔跑着,找着各自的家门。牧人不说一句话,默默地跟随在牛羊后面,如影子一般。我走过这条狭小不平的村道又折回来,柔和的夜色越来越浓,各家的屋檐下投出朦胧的黄色的光轮。我到底上哪儿去呢?我想到了昔日的同学。

于是,我由村中道趑进小巷,敲响一个又一个熟识的门扉。永增兄心灵手巧,木工活儿做得一流,家人言传做活去了。说不定这时候正在哪一家的屋檐下赶制精美的家具。永庆兄常年在外奔波,这是我所知道的——果然院门紧闭。敲开邻舍一问,答曰:“云里雾里不知去处,年里月里回来一次。”读书时他不十分用功,常说将来闯吧,看来他已经闯荡出滋味了。从小就患眼疾的永业弟永远见不着了,几年前已在一家小煤窑葬身,埋尸地底连一把骨头也没有寻着,黑心的窑主拿出一万元纸钱打发了事。寡妻遗孀默默无言,相